韓非子/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十三

韓非子
卷第十四
韓非

卷第十五

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

一。賞罰共則禁令不行。何以明之？明之以造父、於期。子罕爲出彘，田恒爲圃池，故宋君、簡公弒。患在王良、造父之共車，田連、成竅之共琴也。

二。治强生於法，弱亂生於阿，君明於此，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。爵禄生於功，誅罰生於罰，臣明於此，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。君通於不仁，臣通於不忠，則可以王矣。昭襄知主情而不發五苑，田鮪知臣情故教田章，而公儀辭魚。

三。明主者，鑒於外也，而外事不得不成，故蘇代非齊王。人主鑒於上也，而居者不適不顯，故潘壽言禹情。人主無所覺悟，方吾知之，故恐同衣同族，而況借於權乎！吳章知之，故說以佯，而況借於誠乎！趙王惡虎目而壅。明主之道，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。

四。人主者，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。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，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，故明主治吏不治民。說在摇木之本與引網之綱。故失火之嗇夫，不可不論也。救火者，吏操壺走火，則一人之用也；操鞭使人，則役萬夫。故所遇術者，如造父之遇驚馬，牽馬推車則不能進，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驚矣。是以說在椎鍛平夷，榜檠矯直。不然，

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，李兌用趙餓主父也。

五。因事之理，則不勞而成。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。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；薄疑之言「國中飽」，簡主喜而府庫虛，百姓餓而姦吏富也。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。不然，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，造父過之而爲之泣也。

右經

一。造父御四馬，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。恣欲於馬者，擅轡筴之制也。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，非轡筴之嚴不足也，威分於出彘也。王子於期爲駙駕，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，擅芻水之利也。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駕敗者，非芻水之利不足也，德分於圃池也。故王良、造父，天下之善御者也，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，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，馬不能行十里，共故也。田連、成竅，天下善鼓琴者也，然而田連鼓上、成竅撓下而不能成曲，亦共故也。夫以王良、造父之巧，共轡而御，不能使馬，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？以田連、成竅之巧，共琴而不能成曲，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？

一曰：造父爲齊王駙駕，渴馬服成，效駕圃中。渴馬見圃池，去車走池，駕敗。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，其始發也，彘伏溝中，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，彘突出於溝中，馬驚駕敗。

司城子罕謂宋君曰：「慶賞賜與，民之所喜也，君自行之；殺戮誅罰，民之所惡也，臣請當之。」宋君曰：「諾。」於是出威令，誅大臣，君曰「問子罕」也。於是大臣畏之，細民歸之。處期年，子罕殺宋君而奪政。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君國。

簡公在上位，罰重而誅嚴，厚賦斂而殺戮民。田成恒設慈愛，明寬厚。簡公以齊民爲渴馬，不以恩加民，而田成恒以仁厚爲圃池也。

一曰：造父爲齊王駙駕，以渴服馬，百日而服成。服成，請效駕齊王，王曰：「效駕於圃中。」造父驅車入圃，馬見圃池而走，造父不能禁。造父以渴服馬久矣，今馬見池，駓而走，雖造父不能治。今簡公之以法禁其衆久矣，而田成恒利之，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。

一曰：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。已駕，察手吻文。且發矣，驅而前之，輪中繩；引

而却之，馬掩迹。拊而發之。彘逸出於竇中。馬退而却，筴不能進前也；馬騑而走，轡不能正也。

一曰：司城子罕謂宋君曰：「慶賞賜予者，民之所好也，君自行之；誅罰殺戮者，民之所惡也，臣請當之。」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，君曰：「與子罕議之。」居朞年，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，故一國歸焉。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，法不能禁也。故曰：「子罕爲出彘，而田成常爲圃池也。」今王良、造父共車，人操一邊轡而出門閭，駕必敗而道不至也。令田連、成竅共琴，人撫一絃而揮，則音必敗、曲不遂矣。

二。秦昭王有病，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。公孫述出見之，入賀王曰：「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。」王使人問之，果有之。王曰：「訾之人二甲。夫非令而擅禱，是愛寡人也。夫愛寡人，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，是法不立；法不立，亂亡之道也。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。」

一曰：秦襄王病，百姓爲之禱；病愈，殺牛塞禱。郎中閻遏、公孫衍出見之，曰：「非社臘之時也，奚自殺牛而祠社？」怪而問之。百姓曰：「人主病，爲之禱；今病愈，殺牛塞禱。」閻遏、公孫衍說，見王，拜賀曰：「過堯、舜矣。」王驚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對曰：「堯、舜，其民未至爲之禱也。今王病而民以牛禱，病愈，殺牛塞禱，故臣竊以王爲過堯、舜也。」王因使人問之，何里爲之，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。閻遏、公孫衍媿不敢言。居數月，王飲酒酣樂，閻遏、公孫衍謂王曰：「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、舜，非直敢諛也。堯、舜病，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；今王病，而民以牛禱，病愈，殺牛塞禱。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，臣竊怪之。」王曰：「子何故不知於此？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，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，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。吾釋勢與民相收，若是，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，故遂絶愛道也。」

秦大饑，應侯請曰：「五苑之草著：蔬菜、橡果、棗栗，足以活民，請發之。」昭襄王曰：「吾秦法，使民有功而受賞，有罪而受誅。今發五苑之蔬草者，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。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，此亂之道也。夫發五苑而亂，不如弃棗蔬而治。」一曰：「令發五苑之蔪、蔬、棗、栗，足以活民，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。夫生而亂，不如死而治，大夫其釋之。」

田鮪教其子田章曰：「欲利而身，先利而君；欲富而家，先富而國。」

一曰：田鮪教其子田章曰：「主賣官爵，臣賣智力，故自恃無恃人。」

公儀休相魯而嗜魚，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，公儀子不受。其弟諫曰：「夫子嗜魚而不受者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夫唯嗜魚，故不受也。夫即受魚，必有下人之色；有下人之色，將枉於法；枉於法，則免於相。雖嗜魚，此不必致我魚，我又不能自給魚。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，雖嗜魚，我能長自給魚。」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，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。

三。子之相燕，貴而主斷。蘇代爲齊使燕，王問之曰：「齊王亦何如主也？」對曰：「必不霸矣。」燕王曰：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昔桓公之霸也，內事屬鮑叔，外事屬管仲，桓公被髮而御婦人，日遊於市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。」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。子之聞之，使人遺蘇代金百鎰，而聽其所使。

一曰：蘇代爲齊使燕，見無益子之，則必不得事而還，貢賜又不出，於是見燕王，乃譽齊王。燕王曰：「齊王何若是之賢也？則將必王乎？」蘇代曰：「救亡不暇，安得王哉？」燕王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其任所愛不均。」燕王曰：「其亡何也？」曰：「昔者齊桓公愛管仲，置以爲仲父，內事理焉，外事斷焉，舉國而歸之，故一匡天下，九合諸侯。今齊任所愛不均，是以知其亡也。」燕王曰：「今吾任子之，天下未之聞也？」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。

潘壽謂燕王曰：「王不如以國讓子之。人所以謂堯賢者，以其讓天下於許由，許由必不受也，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。今王以國讓子之，子之必不受也，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。」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，子之大重。

一曰：潘壽，隱者。燕使人聘之。潘壽見燕王曰：「臣恐子之之如益也。」王曰：「何益哉？」對曰：「古者禹死，將傳天下於益，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。今王信愛子之，將傳國子之，太子之人盡懷印，爲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。王不幸弃羣臣，則子之亦益也。」王因收吏璽，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，子之大重。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，諸侯之士徒也，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。人主之所以自淺娟者，巖穴之士徒也，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。是何也？奪褫之資在子之也。故吳章曰：「人主不佯憎愛人。佯愛人，不得復憎也；佯憎人，不得復愛也。」

一曰：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，問之潘壽，對曰：「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，已而以啓人爲

吏。及老，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，故傳天下於益，而勢重盡在啓也。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，是禹名傳天下於益，而實令啓自取之也。此禹之不及堯、舜明矣。今王欲傳之子之，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，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。」燕王乃收璽，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，子之遂重。

方吾子曰：「吾聞之古禮：行不與同服者同車，不與同族者共家，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！」

吳章謂韓宣王曰：「人主不可佯愛人，一日不可復憎；不可以佯憎人，一日不可復愛也。故佯憎佯愛之徵見，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。雖有明主，不能復收，而況於以誠借人也！」

趙王遊於圃中，左右以菟與虎而輟，盼然環其眼。王曰：「可惡哉，虎目也！」左右曰：「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。見此未有害也，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，則必死矣。」其明日，平陽君聞之，使人殺言者，而王不誅也。

衛君入朝於周，周行人問其號，對曰：「諸侯辟彊。」周行人却之曰：「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。」衛君乃自更曰：「諸侯燬。」而後內之。仲尼聞之曰：「遠哉禁偪！虛名不以借人，況實事乎？」

四。搖木者一一攝其葉，則勞而不徧；左右拊其本，而葉徧搖矣。臨淵而搖木，鳥驚而高，魚恐而下。善張網者引其綱，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，則是勞而難；引其綱，而魚已囊矣。故吏者，民之本、綱者也，故聖人治吏不治民。

救火者，令吏挈壺甕而走火，則一人之用也；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，則制萬夫。是以聖人不親細民，明主不躬小事。

造父方耨，時有子父乘車過者，馬驚而不行，其子下車牽馬，父子推車，請造父助我推車。造父因收器，輟而寄載之，援其子之乘，乃始檢轡持筴，未之用也，而馬咸驁矣。使造父而不能御，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，馬猶不肯行也。今身使佚，且寄載，有德於人者，有術而御之也。故國者君之車也，勢者君之馬也。無術以御之，身雖勞，猶不免亂；有術以御之，身處佚樂之地，又致帝王之功也。

椎鍛者，所以平不夷也；榜檠者，所以矯不直也。聖人之爲法也，所以平不夷、矯不直

也。

淖齒之用齊也，擢閔王之筋；李兌之用趙也，餓殺主父。此二君者，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，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。

一曰：入齊，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；入趙，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。故曰：人主者不操術，則威勢輕而臣擅名。

一曰：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，李兌爲相，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，故劫於李兌。

一曰：田嬰相齊，人有說王者曰：「終歲之計，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，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。」王曰：「善。」田嬰聞之，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。王將聽之矣，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。王自聽計，計不勝聽，罷食後，復坐，不復暮食矣。田嬰復謂曰：「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，王以一夕聽之，則羣臣有爲勸勉矣。」王曰：「諾。」俄而王已睡矣，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。王自聽之，亂乃始生。

五。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。茲鄭踞轅而歌，前者止，後者趨，輦乃上。使茲鄭無術以致人，則身雖絶力至死，輦猶不上也。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，有術以致人之故也。

趙簡主出稅者，吏請輕重。簡主曰：「勿輕勿重。重，則利入於上；若輕，則利歸於民。吏無私利而正矣。」

薄疑謂趙簡主曰：「君之國中飽。」簡主欣然而喜曰：「何如焉？」對曰：「府庫空虛於上，百姓貧餓於下，然而姦吏富矣。」

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，人有年老而自養者，桓公問其故。對曰：「臣有子三人，家貧無以妻之，傭未反。」桓公歸，以告管仲。管仲曰：「畜積有腐弃之財，則人饑餓；宮中有怨女，則民無妻。」桓公曰：「善。」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。下令於民曰：「丈夫二十而室，婦人十五而嫁。」

一曰：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，有鹿門稷者，行年七十而無妻。桓公問管仲曰：「有民老而無妻者乎？」管仲曰：「有鹿門稷者，行年七十矣而無妻。」桓公曰：「何以令之有

妻？」管仲曰：「臣聞之：上有積財，則民臣必匱乏於下；宮中有怨女，則有老而無妻者。」桓公曰：「善。」令於宮中：「女子未嘗御出嫁之。」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，女年十五而嫁，則內無怨女，外無曠夫。

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，鉤飾在前，錯錣在後，馬欲進則鉤飾禁之，欲退則錯錣貫之，馬因旁出。造父過而爲之泣涕，曰：「古之治人亦然矣。夫賞所以勸之，而毀存焉；罰所以禁之，而譽加焉。民中立而不知所由，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。」

一曰：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，前則有錯飾，後則有利錣，進則引之，退則筴之。馬前不得進，後不得退，遂避而逸，因下抽刀而刎其脚。造父見之，泣，終日不食，因仰天而歎曰：「筴，所以進之也，錯飾在前；引，所以退之也，利錣在後。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，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；以其公正也譽之，以其不聽從也廢之。民懼，中立而不知所由，此聖人之所爲泣也。」